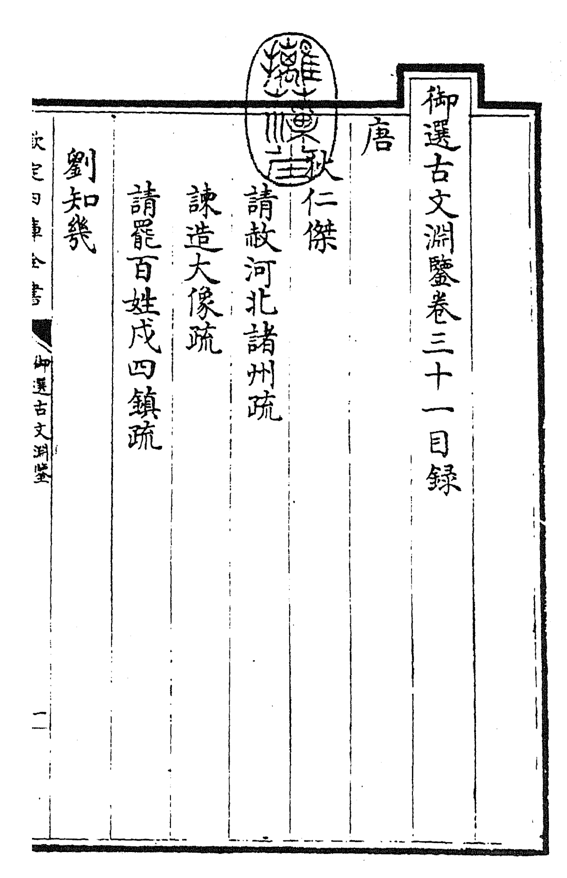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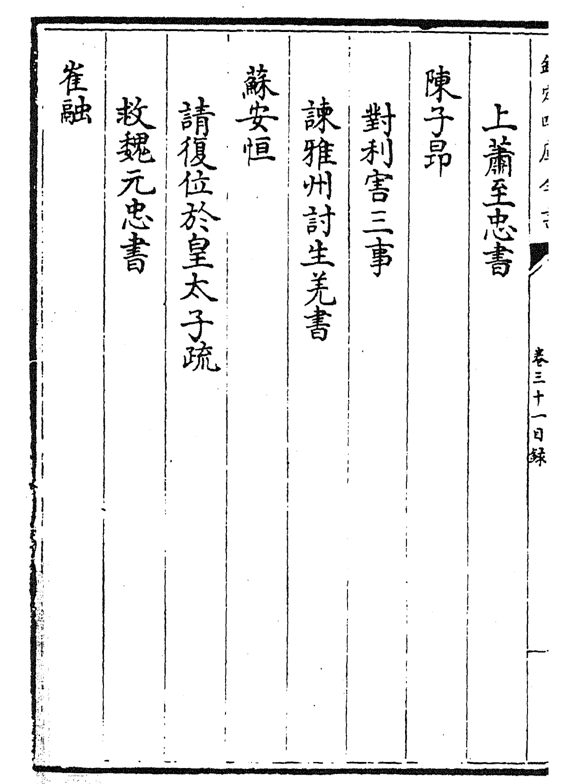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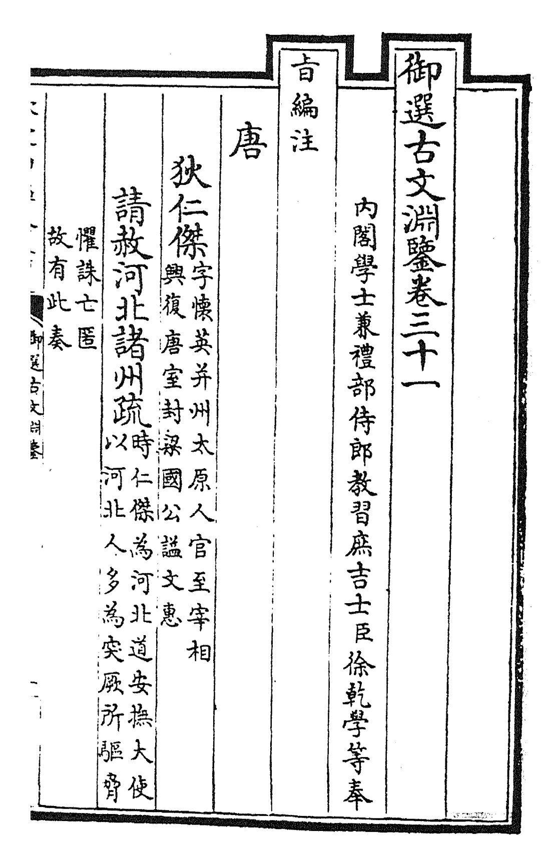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一目録

唐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一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狄仁傑

字懷英并州太原人官至宰相興復唐室封梁國公謚文惠

請赦河北諸州疏

時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以河北人多為突厥所驅脅懼誅亡匿故有此奏

臣聞朝廷議者以為契丹作梗始明人之逆順或因迫脅或有願從或為偽官或為招慰或兼外賊或是土人跡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雄猛由來重氣一顧之勢至死不回近緣軍機調發復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拆屋賣田人不為售內顧生計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取其髓腦曾無愧心修築城池繕造兵器州縣役使十倍軍機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修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

則歸且圖賒死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人猶水也壅之則為泉疏之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遷及卓被誅部曲無赦事窮變起謂李傕郭汜之亂毒害生人京室丘墟化為禾黍此由恩不普洽失在機先臣一讀此書未嘗不掩卷歎息今以負辠之人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蹔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以此為事臣聞持大國者不可以小理事廣澤者不可以

細分人主恢弘不拘常法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自然人神通暢率土歡心諸道凱旋得無侵擾疏奏武后可之河北遂安

諫造大像疏則天将造大像用工數百萬仁傑疏諫

臣聞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覩相生善非為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栰尚捨而況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宫闕窮奢極壯畫繪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瓌材竭於輪奐功

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戸所奉恒苦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楚遊僧一説矯陳禍福翦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註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闤闠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勅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畊猶受其弊浮食

者衆又刼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甚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黄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以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時興工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為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時令天下僧尼每日人出一錢助工）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

忠臣今思惟兼採衆議咸以為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下濟羣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既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饑役在其中難以取給況無官助義無得少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疏上則天為之罷役

請罷百姓戍四鎮疏 武后神功元年仁傑以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兼納言以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鎮極為凋弊乃上疏

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于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于太原詩小雅六月篇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美化行于江漢周南漢廣篇詩序是則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矣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畧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中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于漢

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絶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富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為限竆絶域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下之心也昔始皇竆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于野女子不得蠶于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于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皇之宿憤籍四帝之儲實于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

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蠭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于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武帝晚悔征伐之事下輪臺之詔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故能為天所祐也昔人有言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放曠益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詩唐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念彼共人涕零如雨（小雅小明篇）風鴇羽篇

此則前代怨思之詞也上不是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則雖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為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育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厓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

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尅平九姓册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盛典實綏邊之故事竊見阿思那斛瑟羅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付之四鎮使統諸藩以為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絶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勞愚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財力于遠方并甲兵于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況撫綏夷狄蓋防其越逸苟無侵

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較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為不勤修政故也伏惟陛下棄之度外無以絶域未平為念但常勅邊兵謹守備蓄鋭以待敵待其自致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備遠斥堠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則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獲虜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謂吐蕃突厥

劉知幾任至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以子貺抵罪貶安州别駕嘗著史通備論史冊之體知幾殁明皇詔河南就家寫録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謚曰文

上蕭至忠書知幾時修國史以監修者多甚為國史之弊宰相蕭至忠又嘗責知幾著述無課知幾于是求罷史任奏記至忠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静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于衆功

方云絶筆惟後漢東觀（漢明帝時詔劉珍劉陶伏無忌傅毅等相次著述于東觀）大集羣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訐其不實（杜伯度漢末人）公理以為可焚（公理仲長統字）張蔡二子糺之于當代（張衡蔡邕）傅范兩家嗤之于後葉（傅休奕范蔚宗）令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荀悅袁宏）家自稱為政駿（劉向字子政向子歆字子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古以竹為簡必炙去其汗而書之）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

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傳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録惟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于州郡視聽匪詳討沿革于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于朝（左傳趙穿攻靈公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南史之書弑也執簡以往（齊崔杼弑莊公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

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盖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語曰長喙爭鳴無聞齰舌齰齧也與齚同灌夫傳齚舌自殺○齰音蹟儻有五始初成春秋止五始之要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令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涵毫而搢紳咸見夫孫盛實録取嫉權門晉孫盛字安國作晉陽秋直書桓温敗枋頭事温大怒謂盛子曰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卿門戸計盛子請改不從因私改之王隱直書見讐貴族王隱字處叔撰晉史時杜預嫉之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為朋黨以斥隱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

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法春秋則云必須直辭宗尚書則曰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意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左傳士蔿曰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

記編年則年有斷限革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畧而不畧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刋削之務也屬辭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鉛美鐵也所以畫簡）勤惰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事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焉得笑僕編次無文者哉

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于勸誘勤勤于課績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曷以懸金之賞（呂不韋作呂覽成懸之國門有易一字者予千金）終不得也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昔者布懷知已歷詆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彈大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

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

至忠惜其才不許解史任宗楚客嫉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何地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知幾曰自古以來文士多史才少何對曰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良田百頃黄金滿籝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于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柟斧斤終不果成其宫室者矣尤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時人以為知言

陳子昂字伯玉蜀之射洪人文明初舉進士武后奇其才擢麟臺正字屢言事稱旨授胄曹參軍右拾遺忤武攸宜去官縣令段簡害其富誣捕之死獄中

對利害三事

垂拱初武后名見金華殿賜筆札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云

臣見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羣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知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為使故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為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耶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

下愈敝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槩為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勑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數撓之矣又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

司掛牆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令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囂然相謗矣狃於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又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劒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

瀛趙鄭或困水旱或頻兵役死亡流離畧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戎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彊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

諫雅州討生羌書 武后時吐蕃為邊患后謀開蜀山道剪生羌因以襲吐蕃

子昂上書按先是常于劒南募兵茂州築安戎城以斷吐蕃之路吐蕃攻陷其城西洱諸

（蕃皆降于吐蕃蓋故有此道而后通之也）

竊聞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梁鳳巴蜒（蜒壇上聲與蜑同南海蠻也）兵以徇之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怨起雅州邊羌未嘗一日為盜今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西山在成都西松茂二州都督府所統皆西山羌也）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羌（安帝永初時西羌解仇結盟入內地為亂）

纍世征討不能平及此一驗也吐蕃黠獪君長相信而冠稍定漢祚亦衰

多姦謀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

未嘗敗一隊亡一矢前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

于大非之川一甲不返咸亨元年薛仁貴為行軍大總管偕郭待封討吐蕃阿史那道真待封不用仁貴策軍大敗仁貴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論欽陵將兵四十餘萬就擊之唐兵大敗死傷畧盡

李敬玄劉審禮舉十八萬衆困于青海之澤身為囚虜儀鳳元年命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討吐蕃三年以李敬玄代劉仁軌為洮河道大總管敬玄將兵十八萬與論欽陵戰青海之上審禮為吐蕃所虜

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雲雷然竟

不能禽一戎馘一醜至今而關隴以空今乃欲建李處一為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為賊笑二驗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為不取蜀埶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金牛因間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通谷棧褒斜置道于秦華陽國志秦惠王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蜀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又曰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自是險阻不關山谷不閉張儀躡踵乘便縱兵大破

之周慎王五年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蜀侯誅竇邑滅至今蜀為中州是貪利而亡三驗也臣聞吐蕃愛蜀之珍富思盜之久矣然其埶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頓餓喙不得噬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為鄉導以攻邊是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驗也蜀為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府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西羌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

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隨之無益聖德五驗也夫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奸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為盛出師趨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騷然大弊不見一賊而崇真奸贓已鉅萬今得非有奸臣圖利復以生羌為資六驗也且蜀人尫劣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

家若擊西羌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即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為羌夷所橫暴昔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為不出百年此其為戎乎（見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為戎七驗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疎勒（廢安北拔單于以突厥畔援也棄龜茲放疎勒以吐蕃侵逼也）天下翕然謂之盛德蓋以陛下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兵甲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乃徇貪夫

之議誅無罪之羌而遺全蜀之患此臣所未喻者也況當今山東饑閼隴奬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動情有不安今復驅此兵投之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害然後長享福祿願陛下孰計之

永昌元年韋待價擊吐蕃于寅識伽河敗績 垂拱三年爨寶璧與突厥戰敗沒

書上投不果與

蘇安恒冀州武邑人武后末年投匭上書請還政太子神龍初為習藝館內教遭讒死獄中

請復位於皇太子疏

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者忠臣之過歟臣道不軌者烈士之過歟昔者先皇晏駕留其顧託將以萬務殷廣令陛下兼知政事雖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伯鯀在其朝間陛下骨血之恩阻陛下母子之愛愚臣謂聖情以運祚將衰極斯大節天下之人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

倦而不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佞成朋夷狄紛擾
屠害黎庶陛下雖納隍興念亦何能救此生靈臣聞天
下者神堯文皇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人道長羣雄
駭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參野削平寓縣龍
飛踐極歃血為盟指河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
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故詩曰惟鵲有巢惟鳩
居之（召南鵲巢篇）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生德乘乾
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宫昔在諒隂相王

又非長子武后廢中宗徙居房州立豫王旦中宗既名還以旦爲相王陛下恐宗祀中絶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迴武后聖歴元年狄仁傑勸后召還廬陵王復居東宫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所視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何能使天下移風易俗焉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顔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高宗謚天王大帝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

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不知高揖樞務自怡聖躬命史臣以書之令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暫輟萬務詳臣愚見陛下若以臣為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若以臣為不忠則斬取臣頭以令天下

救魏元忠疏 武后長安三年元忠為張易之兄弟所構禍方急安恒獨上書申救

易之等大怒遣刺客殺之賴桓彦範等營解乃免

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神鬼憑怒陰陽紛舛陛下始革命勤秉政樞博逮謀猷天下以為明主暮年厭怠讒佞熾結水火相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天下以為闇君邪正糅進獄訟寃劇何昔是而今非邪居安忘危之失也竊見元忠廉直有名位宰相履忠正邪佞之徒嫉之若讐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但以馮附不閲數朞位勢隆極指馬獻蒲史記

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于二世曰馬也又獻蒲以為脯也凡有言鹿言蒲者悉誅之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偶語謂易之交亂且及四國烈士撫髀○髀小骨也音促忠臣鉗口懼易之之權恐先諫受戮虛死無名況賊虜方殭賦斂重困而自縱讒慝變搖遐邇臣恐四夷低目窺覘為邊鄙患百姓託義以清君側逐鹿之人叩關而至陛衛左右從中以應爭鋒朱雀之門問鼎大明之宮陛下何以謝之臣今計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恢恢之網復爵還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

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望且當抑奪榮寵翦其羽翅無使驕橫為社稷之憂疏上元忠得貶高要尉

崔融全節人科舉擢第補宮門丞兼直崇文館學士融為文典麗朝廷所須大手筆必勑融撰之

諫稅關市疏時有司表稅關市融深以為不可上書諫

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末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古料

量家國竊以為不可稅謹條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往古之時淳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防譏而不征中代以來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欲速忘歲計之無餘遂使田萊日荒倉廩不積蠶織休廢弊緼闕如饑寒猥臻亂離斯起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故隨時依本者恒科占末者增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門關門者也唯斂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

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代于何瞻仰濟濟聖朝自取嗤笑雖欲憲章姬典乃是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臣謹按易繫辭稱庖羲氏没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養育羣生奉順天德理國安人之本也仕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仕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受職以上乃漢食貨志中語然則四人各業久矣今復安得動

而搖之蕭何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參相齊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效也以上見曹參傳及注老子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四海

之廣九州之雜闕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乃若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羣喑嗚則彎弓睚眦則挺劒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旦變法定是相驚乘兹困窮或致騷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唯流迸齊人亦自攪亂殊俗又如邉徼之地寇賊為鄰興胡之旅歲月相繼儻因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為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愈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

又云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惟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僦賂舩有大小載有少多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壅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

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訬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佽飛澹臺子羽類也鄱陽暴謔之客暴謔見吳都賦富平悍壯之夫居則藏鏹出便竦劒加之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搏鳥窮則攫執事者則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已三王之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於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始皇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畧英才去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為禦暴之所市為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

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揺矣一闕不安則天下之闕心動矣況澆風久扇變法為難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失玄黙亂大倫魏晉眇小齊隋齷齪亦所不行斯道存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税闕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為虞一行斯術冀有殷贍然也微臣更借前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期御玄籙沉璧於洛則天垂拱四年雍州人唐同泰得石于洛水文曰聖母臨人永

昌帝業太后喜拜洛受圖刻石於嵩載初元年春一月地官尚書武思文及朝集使二千八百人表請封中嶽中嶽嵩山也鑄寶鼎以窮奸天冊萬歲元年鑄銅為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坐明堂而布政垂拱四年十二月明堂成號曰萬象宮宴賜羣臣赦天下神化廣洽至德潛通東夷聾聳應時平殄萬歲通天元年契丹孫萬榮陷冀州神功元年萬榮軍潰奴斬其首降南蠻繾動計日歸降長安三年始安獠歐陽倩攻陷州縣桂州都督裴懷古諭降之西戎五十餘國廣輪一萬餘里城堡清夷亭堠靜謐比為患者惟苦二蕃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即日雖尚屯兵久後終成弛柝獨有默啜延載元年突厥可汗骨篤祿卒

其子幼弟默啜自立為可汗臘月默啜冠靈州假息孤恩惡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矣煩費日已稀矣然猶下明制遵大樸愛人力惜人財王侯舊封妃主新禮所有支料咸令減削此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用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儻加重稅或慮相驚況承平歲積薄賦日久俗荷深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王富其人伯王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

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臣知其不可者六也陛下留神繫表屬想政源冒茲炎熾早朝晏坐一日二日機務不遺先天後天虛心容應時政得失小子何知率陳瞽辭伏紙惶懼疏上武后納之乃寢其事

張柬之襄陽人字孟將永昌間以賢良試第一擢監察御史以誅張易之兄弟功拜天官尚書封漢陽郡王為武三思所搆貶新州司馬卒於貶所

請罷兵戍姚州書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故柬之論其

樊姚州即今雲南地

姚州古者哀牢之舊國絶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洎於後漢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内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氈罽之税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阯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張嶷字伯岐選其勁卒勇兵以增武備故

蜀志稱自亮南征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晉泰始七年改置寧州後沒于李壽蜀亡復為晉有宋齊因之梁改南寧承聖末沒于爨蠻隋開皇間復置南寧州唐武德四年置姚州領羈縻州三十二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蘭倉水今名瀾滄江出吐蕃嵯和哥甸鹿石山入麗江府歷大理永昌東北羅岷山下兩崖壁立截若垣墉鐵纜飛橋懸跨千尺亦曰博南津又東南歷蒙化順寧景東鎮沅車里入交阯之富良江更置

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爲他人永平十二年事葢譏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爲蠻夷之所馳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减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意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

必起留兵運糧為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初設綱紀自然久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葛亮且縱且擒之技唯知詭謀狡算恣情割剥貪饕劫略積以為常扇動酋渠遣成朋黨折支謟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慙耻提挈子弟嘯引兇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劍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戸見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為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

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爲羣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噍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總等往征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乃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内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録事參軍李陵爲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騷擾于今不息且姚府總管五

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以化俗防姦無耻無厭狼籍至此今不問夷夏負罪並深見道路刼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為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隷巂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悉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增巂府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為穩便疏奏不納開元之季南詔漸强天寶九載遂有雲南之地僭國號曰大蒙

宋璟南和人舉進士為監察御史至吏部尚書侍中封廣平郡公

封還詔書奏 祁公王仁皎薨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竇孝諶例葬墳高五丈二尺明皇許之宋璟蘇頲固爭

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僭禮厚葬前世所誡故古墓而不墳人子於哀迷則未皇以禮自制故聖人制齊斬緦免音問衣衾棺槨各有度數雖有賢者斷其私懷且蒼梧之野驪山之徒善惡分區圖史所載眾皆務奢獨能以儉所謂至德要道也中宮若以為言此理固可敦諭或云竇太尉墳甚高竇孝諶昭成皇后父帝之外祖取則不遠者縱令往

日無極言其事偶行令出一時故非恒式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太宗欣納文德皇后降使厚謝長樂公主下嫁長孫冲太宗勅有司資送倍永嘉長公主魏徵言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與先帝子比令資送公主倍于長主得無異于明帝意乎上然之入告皇后后請遣中使齎錢絹賜徵韋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酆陵韋后父玄貞追封酆王廟曰褒德陵曰榮先而禍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窮故為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比來人間競務靡葬今以后父重戚不憂乏用高塚大寢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可就而區區

屢聞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宮之美爾儻中宮情不可奪請准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奏上明皇謂璟等曰朕每事常欲正身以成綱紀至于妻子情豈有私然人所難言亦在於此卿等乃能再三堅執成朕美事足使萬代之後光揚史策乃遣使齎絹四百疋分賜之

張說字道濟洛陽人明皇時官至左丞相封燕國公

梁國公姚崇神道碑銘

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象亭毒之功存列子亭之毒之毒育也畫為九州禹也老享鴻名播時百穀稾也舜稱至

德由此言之知人則哲非賢罔乂致君堯舜何代無人有唐元宰曰梁文貞公者位爲帝之四輔才爲國之六翮韓詩外傳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言爲代之軌物行爲人之師表蓋維岳降神應時間出者也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自吳興近徙于陝今家洛陽焉烈考長沙文獻公樹勲王室建旗巂府崇父懿貞觀中爲巂州都督公紈綺而孤克廣前業激昂成學榮問日流武庫則矛戟森然文房則禮樂盡在弱冠補孝敬挽郎又制舉高第歷佐濮鄭崇舉

下筆成章授濮州司倉參軍並有聲績入為司刑丞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持法無頗全活者衆天授武后年號酷吏周興來俊臣既誅崇從容為后言羅織狀以百口保朝臣無反后説進夏官員外郎郎中侍郎朝廷曰能遂掌軍國遷鳳閣侍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史始則天人讓王承置醴之顧楚王為穆生置醴終以飛龍利見延驂乘之恩昌寓為黄帝驂乘謂玄宗講武新豐名崇侍獵自時厥後恒當大任凡三處兵部尚書三入中書令武后時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夏官尚書出為亳州相王立拜兵部尚書進中書令出為申州玄宗立復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一為禮部尚

書左庶子又肅政大夫總靈武庫兵馬又司僕卿知隴右監牧使出典亳宋常越許申徐潞揚同十郡景雲初以藩邸舊寮封梁國公食賦百室公性仁恕行簡易虛懐泛愛而涇渭不雜真率逕盡而應變無窮每推是心以御於物故所涖必旰庶風偃桀驁化從言不厲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觀頌漢書循吏傳序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來暮聞歌廉范為蜀郡太守百姓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既登邦政卒乘輯睦及在宗伯神人克諧令之中書是為理本謀

事兼於百揆論道總於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王度大運順序休徵來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遜遜拜開府儀同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崇薦宗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初太夫人在堂公受任西掖頗限扃禁求侍晨昏優詔既許尋命還職公固請以泣制曰家有令弟足慰母心國有棟臣安可暫闕其後剖符江表敦諭起復衰麻外墨欒棘內毀詩檜風棘人欒欒兮變禮中權通識所貴神龍之首與聞興復神龍中宗年號疇其井賦累讓而停夫以革故鼎新大來小往

得喪而不形於色進退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君子曰忠不忘親仁也哀不違事義也讓功辭邑禮也濟代全名智也仁以長人義以和下禮以安上智以周身宜其光輔四帝天后相王中宗玄宗軒冕三紀池臺琴筑優游暮齒傳爵土於祚胤保禄位於終始矣享年七十有一開元九年九月寢疾薨於東都之慈惠里皇上悼焉國人慕焉撫床輟舂曽未云比喪大記君撫大夫謂撫其尸于床也戰國策五羖大夫死舂者不相杵制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禮也十年二月葬於萬安

山之南原在疾也王人賜膳御醫視藥于甍也中使弔臨羽儀哀送君臣之義厚莫重焉子昪子奕思綴遺美以賔罔極有詔掌文之官叙事盛德之老銘功將以寵宗臣揚英烈帝乃灑恩仙翰鏤澤豐碑日月照臨於佳城烟雲變態於神道寶其文字別為羣玉之山禁其樵蘇即表三司之墓銘曰

淵源自虞派別從吳避地魯陝居家洛都神明遠契岳瀆真符翊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刃

攢植文鋒迅驅纔安卑位即騁長途惟實惟有若虛若無再三軍國一二訏謨戎柄尤重王綸最樞兼司任切乆政榮殊黼藻彌煥丹青靡渝以寛容物以鑒分區外或形故中恒禮拘箴雖誠口諍亦忘軀但覩渾樸誰詳瑾瑜伊咎尺寸管樂錙銖名遂身正言誠顧孚方辭漢禄更辱齊組既積而散窮歡盡娛川歸東極日去西晡上惻旒扆旁悲路衢藍田美玉荔浦明珠載廣休慶爰弘典謨豐碑乃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仙毫特紆鐫金

刻石鳳篆龍圖七曜光動三泉澤濡銓能叙事理鬱詞敷求舊銘實懇殫忠無緬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嗚呼存歿終始遐哉邈乎

宋公遺愛碑頌

璟為廣州都督有惠政廣人為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為溢辭徒成諂諛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

維唐御天下九十有八載蒼生責乎海隅玄澤漫乎荒外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徼道之修阻吏或不率不馴人

或不康不若乃命舊相廣平公宋璟鎮茲裒字古裔壤式是南州萬五管之政教五管謂廣州邕州容州桂州交州也總三軍之旗鼓幅員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靡然順風曷由臻斯威名之先路也公曩日執白簡登瑣闥推誠謇諤不私形骸忤英主之龍鱗蹋奸臣之虎尾挫二張之銳則聲恒震域璟為中丞會有飛書告張昌宗者璟請窮治乃收易之等下獄俄詔原之敕二張詣璟謝璟拒不見折三思之角則氣蓋風雲神龍中璟為黃門侍郎武三思數有請璟厲聲曰今復子明辟安得尚干朝政由是極有四星維帝之輔紫宮有四輔四星地有

五嶽維天之柱其入宰也君之股肱其出守也人之父母至於此邦之長人也飲食有節衣服有常清心而庶務簡正色而羣下一瑟兮僩兮赫兮咺兮固以不怒而威不言而信雖有文身鑿齒被髮儋耳衣卉麪木粵地有桄榔木可為麪巢山館水種落異俗而化齊言語不通而心喻矣其率人版築教人陶瓦室皆塗塈塈稱文塈字書曰余惟塗塈茨晝遊則華風可觀家徹茅茨夜作而灾火不發棟宇之利也自今始徂國之舶車海琛雲萃物無二價路有遺金

殊裔胥易其迴途遠人咸內我邉郡交易之坦也有如此故能言之士舉為美談蓋微子去殷以後王者襄公伐楚將得諸侯尚書東漢之雅望宋弘黄門北齊之令德北齊宋士素沉密少言有才識官黄門侍郎宋氏世名公其濟美詩所謂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廣平有焉若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往來相名而哀樂繼之鴻飛遵渚於女信處龍章衮衣以我公歸鬱陶乎人思嗟嘆之不足廣府司馬譚瓌蕃禺耆老某乙等相與刻石傳嶶斯文子春秋之徒也豈

將茍其辭哉雅敬宋公王臣之重次嘉譚子賛德之義遙感耆舊去思之勤越裳變風知周公之才之美越裳獻白雉周公作白雉操吉甫作頌見申伯于蕃于宣大雅崧高之詩有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吉甫所作以贈申伯觀政將來惡可廢也頌曰

降王宰兮遠國靈歌北户兮舞南溟交州林邑開北户以向日酌七德兮考六經政畫一兮言不再草木育兮魚鱉寧變蓬屋兮改蘺牆魚鱗瓦兮鳥翼堂洞日華兮皎夜光火莫燎兮風莫颶事有近兮惠無疆崑崙寶兮西海財幾萬

里兮歳一來舟如島兮貨為臺市無欺兮路無盜旅忘家兮扃夜開越井岡兮石門道金鼓愁兮旌旆好來何暮兮去何早爆牛牲兮菌鷄卜神降福兮公壽考

蘇頲字廷碩雍州武功人宰相瓌之子開元中襲封許國公進同紫微黄門平章事卒贈右丞相謚文憲

開元三年處分朝集使勅

勅朝集使等朕自臨萬邦倏巳三載何甞不兢兢業業勵精政道思欲棄末敦本阜俗安人寰瀛之間日月以

繼所以急於農務不奪人時富而教之庶乎可致夫苛政甚於猛虎貪人比之蟊賊頃雖臨軒遣使未能澄正此弊或刻以害物或擾以妨農或背公向私或全身養望至使錢穀不入杼軸其空捐瘠相仍流庸莫返且四方事廣一人獨化共理之寄非卿而誰卿等至州遍相勗勉勤恤孤弱勸率耕桑各効清勤無或隳廢

諫鑾駕親征表 開元初吐蕃盜邊諸將數敗帝怒欲自將兵討之頲上疏諫不省復上此表會薛訥大破吐蕃由是帝止不行

臣某言皇情愍彼邊甿忿茲兇醜必親弔伐臣聞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若吐蕃者鼠竊豕食猶魚躍釜中耳又何足以當陛下之怒哉臣愚竊以不可何也頻歲以來百姓不足岐隴河渭動無儲廩今大駕遠征供置倉卒若緩之以法必乏我軍與如急之以刑則人無所措此時不可也乘邊將士或交鋒刃飛書告捷首尾繼來料賊之勢不復支久陛下若輕車電發則虧持重之慮如按部天行又非赴敵之義此勢不可也蓋稱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謂蕃貢有闕王命征之於是乎理兵其郊獲辭而止非謂擐甲臨軍敵人畏之莫敢戰也是以古者聖帝明王無親將也云黃帝五十三戰者即締構草昧非太平之本也故自阪泉之後終身養德與七聖遊於具茨三月齋而訪道今陛下鳳翔藩邸龍躍御天不日而再造乾坤一呼而撥定禍亂是則聖過黃帝而經綸之業備矣故當高居深視制禮作樂禪梁父登崆峒雅歌從容為後王法閫外之事屬諸將軍何至

厭王輦廿金革邀功馬上為一人之敵也今吐蕃遺偏
裨小醜干犯大國我軍未捷而釁已深陛下又将屈至
尊遠為之敵使攻無不勝戰無不克猶未足以誇四夷
適足以驕敵人羞天下也又扈從之人半非鬭士使給
往來日費千金與其傾耗資儲孰若回募驍健重賞之
下必有勇夫以敢死之師當疲老之寇若排山壓卵何
必勞聖躬哉况事有不可輕敵有不可小者昔周師困
於祝聃左傳桓公五年王代鄭鄭師合而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漢祖厄於平

城高祖七年自將擊匈奴被圍於平城安可謂吐蕃無祝聃耶河右無平城耶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人終日不離輜重不可忽也臣又聞吐蕃之入也惟趨羊馬不至殺人又數道俱進按隊徐行者若有所望恐連謀北狄陛下如必親戎邁於岐隴脫幽并警候靈夏馳烽突厥之騎南侵猶如吐蕃之勢長安百姓驚擾太上皇帝豈不憂勞陛下以三賊憑陵誰者先擊豈可掛西軍之衆分御北胡野次之間遂謀廟堂不戰之策帝城空虛衆亦何仰臣固曰

居中制勝爲防萌杜漸之上畧也今但發郡縣之兵擇良能之將重爲之募嚴爲之約其敗衂失律者已加必罰之誅矣其勇敢殺敵者亦願加信賞之勸焉兼購賊中有能斬酋帥以下歸降者及邊軍之士俘馘醜虜者並厚爲賞格以班之我軍必大振矣彼賊聞之自觧而去也又承萬騎官者數千其受國恩亦已多矣並習練梟雄遠近所憚陛下若拔爲將帥或備軍行勒以從征足可威賊也又數十年來人之多幸乃有全軀保妻子

之臣親戚貪佞之輩並人厭階勲家盈封爵乃至紫衣塞路朱服滿朝皆能侵國害人未見尺功寸効自陛下欲櫛風沐雨親冒邉塵不聞獻一竒輸一策主憂臣辱請代此行而但糜府庫之財殫征税之奉嗚呼此可謂六蝎五蠧者是也六蝎商鞅語五蠧見韓非子臣所以痛心椎膺而為陛下言之耳何不簡宂食重禄之夫權令禦冦此但惜身自當為國而容養蠧蝎輕勞聖躬賈誼所以長太息繼之慟哭為此也昔楚漢相持楚强而漢弱漢祖猶

曰使刑徒擊公吾不能鬬力也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曰吾寧鬬智不鬬力因數羽罪曰吾使罪人刑餘擊公何苦乃與公戰區區之時猶能如此況今四海之內皆為臣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蕞爾一寇如一蚊之附九牛陛下便欲降萬乘之尊親衛屢之變輕其帝重逸此庸臣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夫三皇善用仁聖五帝善用智勇陛下當三五之運而捨其所長非英武之稱也議者或謂陛下前欲征匈奴制行而止今必須一出示信萬人此大謬也夫兵者以正合以奇勝

故不厭詐而尚以權今以陛下英雄之資發親征之令敵聞而懼我勢已張更練熊羆推轂將帥見可而進騁變如神適謂幽遠而難知河漢而不測人是以服信是以孚夫何疑也今夫頓岐隴之外擾疲獘之人率儌之兵不過數萬阻饑積歲師不宿飽州縣急於供費力不足以救邊軍容制於部伍勢不足以赴敵脫胡騎紛擾京城空虛人情易動難安不可不慮也如太上皇暫勤旰食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其親也惟陛下圖之

令卜征有期不可頓止但更延發日示擇良辰以候西軍動靜似為長策臣愚所陳衆計亦願陛下擇善而從之臣聞資父事君惟忠與孝況臣職參家闕逾忝讜言苟益涓塵死而無悔昨四日已於閤門封進一表恐未周覽今復盡愚非敢阻於成規實願廣於天聽輕言時政伏待刑辟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官至中書令卒謚文獻開元後天下稱為曲江公而不名云

開元三十一年處分十道朝集使勅

勑朕臨御天下二十餘載每思至理實仗羣賢何嘗不
敷求循良共底于道隼旟熊軾光寵有加甘露鳳凰寂
寥無紀豈朕之不徳感致所然爲庶尹所能已極於此
是用寤寐增歎殷勤永懐更爲後圖或未晚也且一郡
之政繫一巳之能泉源既清蓬麻自直爲長吏者可不
勉之卿等至州遍相慰誨以副共理之意用光分憂之
委且如江左爰及山南歲小不登人巳菜色皆由好逐
朝夕之利而無水旱之儲卒遇凶年莫非艱食此則政

乖處姑人無勸分欲免流庸不可得也夫氓者㝠也豈
能自謀政者正也當矯其獘所由長吏可不勉歟相其
物土之宜務以耕桑之本時無妨奪吏不侵漁既富而
教奚畏不理至若征鎮役重孤弱命窮將須哀矜以遂
仁恕其餘常科所禁自可舉而行之豈煩縷說方振綱
領乃者庚子制書已明理要徐思其意勿謂空言若風
教未弘議能蓋闕竟入朝計兾幸遷除勿曰不知將自
誣也方牧条佐各宜思之朕所待賢能不惜官秩惟聲

實是與惟履行是憑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豈有限也何在汲汲不安於理郡哉誠須勵精以俟後命並即好去

請重守令慎選舉疏時明皇初即位九齡為左拾遺

乖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況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繇豈惟一婦令刺史

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
非其人縣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
為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
職出以為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
縣令尚可言哉甿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為好進者
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鬱縣不選親
人以成其敝也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
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

聲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於內而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為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為

僥倖奸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贏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史猾徒緣奸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契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縣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五斯可

矣令胗以格條據資配貿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内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令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爲耗豈多士哉盖冒濫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

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卑惟得與不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有修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

上姚令公書令公即姚崇

公登廟堂運天下者乆之矣人之情偽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懐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齊桓公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禮之九九筭法也以此道也忍棄之乎令君侯秉天下之鈞為聖朝之佐大見信用渇日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侯既遇非常之主已践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臻朝暮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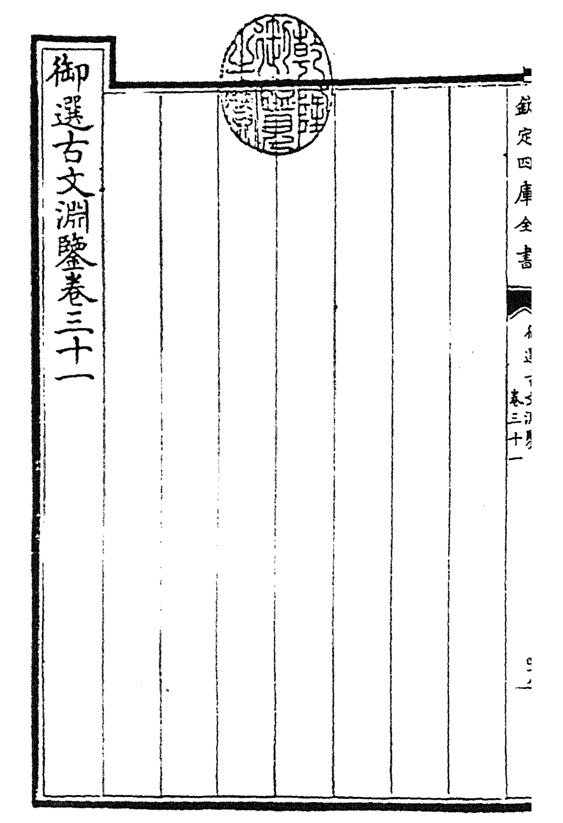
軒之時何云伊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人之獘未盡往往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曩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者皆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不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為知已而必碎（禽息碎首以薦百里奚）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豫讓感知伯國士之遇漆身為癩為之報讐）至于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廉頗罷將失勢

客盡去及復為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天下以市道交有何怨乎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情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于無耻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便謂盡私情于

此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遊無以求售明主在上君侯為相安得此言猶出其口此九齡所以為君侯至惜也且人可誠感難可戶說為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即雖有所長一皆阻抑專謀選衆之舉息彼訕上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修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璧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安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于其類人

焉廋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為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為臣矣此君侯之度內耳安用小人之説為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默而已也願無以人故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崇答書云忽辱牋翰喜慰攸集退惟自省慙懼亦深實智力之所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材素非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惟以直道為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官三朝年逾一紀凡所稱薦罕避嫌疑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則天之世已被流言行之有恒久而自辯近蒙獎擢倍勵駑庸每以推賢進能為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豈陽

鱎之或用及解狐之可為而悠悠之徒未足矜察噭噭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伏神道既不得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慝亦死為明矣猥惟不敏敬承厥休時當座銘永為身寶崇頓首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一